

我在绛县的知青岁月

◎张亦峥

我记不得是谁写的一首诗。诗里说：我从不欣赏宁静的乡间夏夜，这儿哪儿谈得上诗的意境，那不见边际的点点寒星，怎敌得过王府街头的闪闪霓虹？这诗真说到我心坎了。只是我才疏学浅，说不出这等文采飞扬的诗句。因为，此时的我毕竟只有16岁。一个说孩子不是孩子，说大人不是大人的年龄。在这样的年龄，我更追求人的第一种本能。那就是吃喝——人类最大最直接最可行的欲望。

所以必须要提一下我们下车的晋南重镇横水街。横水只有一条小街，还被一座石桥断开。桥东叫东横水，归绛县，桥西叫西横水，归闻喜。村里人说横水镇当年也是晋豫陕三省通衢，繁华似锦。是否繁华似锦，我无从考证，我只认小镇的羊汤耐人回味。

我肚子里通常没啥油水，只要兜里有个毛八七时，就蹿到了西横水的羊汤铺子。汤锅就支在烟熏火燎的铺面上，锅直

径二尺，汤总是常年翻滚着，像济南的趵突泉，只不过翻着的是奶色的白花，一朵朵浪花的边上还荡着一抹抹红油，七八截鹅黄色的葱段点缀其间，煞是鲜亮诱人。案上有只掉了瓷的搪瓷盆，盛满了肚啦肺啦肠啦肝啦什么的羊下水。切的条是条，块是块，很匀很碎。那个红光满面的胖掌柜，用那只油腻腻的胖手的三个指头，捏来捏去，就把各种下水，撒在了一只只海碗里，那海碗比小砂锅还大。然后，哗地一声浇上一大勺羊汤，很亮地喊一声，喝了您，就直接把汤碗捧到你手上，而不会搁在桌子上。

喝羊汤就讲究捧上碗，蹲在什么地方喝，仿佛这样喝才地道。桌子早就看不出本色，上面有个黑瓷小碗，里面是暗红色的油泼辣子，有的喝汤的人就围着桌子，蹲在条凳上，像盘踞在石山上的鸟们。那海碗齐整洁净的不多。或豁牙露齿，或污渍斑斑。可你只要尝一口那汤，就不会在

意那碗是多么的不堪入目，你甚至会把那碗和饱经沧桑联系在一起，你只管闷头滋滋溜溜地喂一口，便辣的你眼泪鼻涕一起流，可那火辣，那鲜香，又诱惑你一口一口喝下去，你歇气儿的功夫，便会用筷子搅搅碗底，擒上一块或者一条什么肝啦肚啦的，极细致地咀嚼，就会觉得天下美味尽在其中啦。再恋恋不舍地喝上几口，那汤就见底了。这时，你便不由响响亮亮打上几个喷嚏，然后抹一把一脑门子的汗珠子，从里到外都是热呼呼的，像是刚从澡堂子里出来，全身的污泥浊水，全心的不爽不快都会荡然无存，只剩下轻松畅快和那种腾云驾雾的舒坦。就又把碗伸过去添汤。添汤是不用加钱的。就有人从随身带着的手巾包里掏出自带的白馍或者黑馍，又实实在在的美了一回。那时我最大的奢望就是去一次西横水喝上两碗羊汤，来时喝一碗，回时喝一碗。

1988年，我去太原开会，顺便回了一

趟村里。村里，几个我插队时的伙伴，已经发财致富了。我跟他们说起羊汤，他们说现在谁还喝那玩意？鱼、肉、王八乌龟啥的，有的是。早给你在县招待所定了几天的席。在我一再坚持下，他们才在为我接风的餐桌上，给我上了一碗羊汤。那汤盛在细瓷碗里，温吞吞的，下面沉着的全是一片片上好的羊腿肉，哪里有一根肚啦肺啦什么的，全无半点当年的味道。我说，肚呢，肺呢，肠子什么的呢？他们笑了说，那是烂肉汤，你喝当然要喝好肉的啦。我说，我就要喝烂肉的。他们说，烂肉？这里没有。这可是县里最高档的餐厅。我四下看看，果然全是些看似有身份的人物在吃喝，有的还在划拳。旁边一桌吆三喝四，喝得正欢，那声浪吵得我都听不清村民们说什么了。

(张亦峥，1952年生于北京。前北京知青。前期刊编审。1980年代曾有一些中短篇小说见诸期刊。现退休。)

《灵隐》

◎张小卫

开口一笑
笑出盛唐千年华彩
时光跃跃
今日只抵最慈悲的所在

宋城的战马嘶鸣夜
发冲冠故园失色无声
怀激烈功名尘土俱付
落魄处 烟雨岁岁与君同

于是浩渺江波咽咽
倾城千里处处泪如泉涌
于是古刹钟声切切
指扣间皆为最平白的劝诫

燃一柱最灵光的香火
不为祈祷没有祝愿
只为袅袅中看你悲悯的眼
怎样把荣辱得失一一看淡

1985年，我在子弟学校初中毕业参加了中考，成绩下来了，可以上县里的重点高中。没想到，带过我几天语文课的陈铎老师，跟我父亲说，你儿子文学写作有天赋，让他去涑水中学上高中吧，那里的文科厉害，我的大学老同学是校长。就这样，我在涑水中学上了三年高中。

那里的文科的确厉害。我们的语文老师、也是班主任，解放前晋南师范毕业的，当时的晋南行署，管辖现在的运城、临汾两个地区。语文老师大名鼎鼎，叫文曲星，说一口标准的晋南普通话。在开学典礼上，文老师开口便是：“春风风人，夏雨雨人。”云里雾里，不知所云。但让我们钦佩不已。陈铎老师和校长都是他的大学学弟。当然，我们学生们也没得说，都是有思想心怀大志但又不是读死书死读书的青年人。

就说我的同桌，叫樊进举，平时总是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，上课时常常趴在桌上打盹，偶尔睁开那双单眼皮的三角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吹掉课桌上的头皮屑，继续打盹。刚开始，我心里有些厌恶他，后来时间久了，从他不多的谈话中，感觉他有老学究一样的语文学养。他不轻易开口，开口就是成语，亦或是典型的文言。

一天，上语文课，文老师讲《威尼斯商人》，他把作者莎士比亚，几次讲成莎士比亚，同学哄笑，老师一急，噗——一声，半月形的一口假牙掉在地上，老师急忙捡起，顾不上沾满灰土，低头迅速塞回嘴里。樊进举睁开眼皮，都嚷了一句，“垂垂老矣，尚不知退。”又一日，文老师讲课，忽然摘下花镜，丢下课本，发起愤懑。大意是，自己在解放前师范毕业进中学教书，解放后，不愿意提及之前为国民党政府教育服务的历史，将参加工作时间填写成1949年10月2日，结果就失去了离休资格，只能是退休职工。讲着讲着，文老师激动得竟然语无伦次，唾液四溅。只见樊进举抬起眼皮，来了一句：“蝇营狗苟，岌岌可危。”

高中三年我住校，每到周末才能回家。樊进举家是涑水镇附近农村的，不用住校，放学后每天回家吃住。据说，他常常连夜帮着家里干农活。高三那年，一次我们在粉连纸糊的、已经被煤油灯熏得黑黢黢的顶棚教室里，每人桌子上点着一尊罩子灯，上晚自习。樊进举那天在家可能是喝了点酒，自习课上竟然跑到最后一排与另一名同学干划起拳来：哥俩好呀，四季财呀，五魁首呀，快喝酒呀——没想到，文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进了教室，看了多时。

樊进举二人被叫到讲台受训。文老师拍着桌子，骂道：“俩坏怂，不好好学习，还划拳！考不上大学，一辈子在村里种地，你们圪蹴在地头，就着土坷垃、喝着凉水划拳去吧！人家考上大学，将来有个一官半职的，前呼后拥有人请着吃香喝辣，看看你们，一个个倒霉眉眼！”

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樊进举梗着脖子，来了一句：“我就喜欢种地。我就回村里种地！”

老师愣了一下，怒不可遏拿起教鞭朝樊进举头上打去，“叫你种地，叫你种地！”樊进举躲了两下，托起教鞭，喝到，“土地是衣食父母，哪有轻视的道理！谁的先人不是埋在土地里？！你再这样，休怪我不客气！”

场面一下子僵住了。这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转眼要高考了，大家都在兴奋地

报志愿。樊进举把他的志愿表往我这边一推，眨巴眨巴眼，“你帮我报吧，想报什么大学都行，但必须农业专业。”看来，他对高考真是不抱希望，不感兴趣，我一笑，“那我替你自由发挥了？”樊说：“由你！”

高考志愿报上去不到一周，县教育局突然来了一帮领导，在各所高中校长等的陪同下，烈日炎炎，把我们集中在在涑水中学大广场，召开全县高考誓师大会。

教育局局长最后发言：今天，为什么在这里开全县大会，我为母校感到骄傲！我盼了多少年了，今年我们县的考生终于有一名同学报了北京大学的志愿！先不论他能否考上，单是这种精神和勇气，就值得大加赞扬！这名同学，就是我们涑水中学的，他叫樊进举！我们期待新时代的樊进中举！

哇，广场上所有师生的目光都逐一聚焦在樊进举身上，樊进举起初也是惊愕的眼神，他很快和我对视了一下，恍然大悟，又坚定地点头，笑了。阳光下，点缀着雀斑的小脸，竟然那么灿烂。

抱着戏谑的心态，我当时为他填写了北京大学农林专业的第一志愿。

那一年，我如愿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汉语言专业。樊进举回农村种地了。

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这里的人谁都知道，本地出了一位身价亿万农林畜牧专家，还兼任北大客座教授，后来投资开发起了园陵，事业风生水起，他就是樊进举。

还有一件巧事需要提一下，文曲星老师不在的时候，就埋在樊进举开发的陵园里，他为老师免费选了一块风水宝地。这些，我是在看望陈铎老师时听到的，陈老师还说，樊进举的母亲，是他大学学妹，毕业后回到村里结婚生子，一直未参加工作，樊进举的父亲是乡里的农业技术员，早年，县里刚兴起种植山植树的时候，父子俩靠嫁接、种植苗木，发了财……

我就喜欢回农村种地

◎王鼎

